

金罐

说
外
国
魔
幻
小
说
外
国
魔
幻
小
说
外
国
魔
幻
小
说

「德」霍夫曼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外国

魔

幻

小

说

外

国

魔

小

说

外

国

魔

幻

说

外

国

魔

幻

小

说

金罐

〔德〕霍夫曼等 著

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梁春芳

装帧设计：安 璐

责任校对：嘉 滨

责任印制：刘玉龙

金 罐

Jin Guan

——外国短篇小说

〔德〕霍夫曼斯塔尔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1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mm×1168mm 1/32·印张 12.12/16³ 插页 2·字数 360 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0963-5/I·947 定价：18.0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黑龙江省阿城市通城街)

序

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

谷后珍

“在一个充满奇迹的魔幻王国，奇迹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享受，也会带来巨大的恐惧。”

——E·T·A·霍夫曼

用“魔幻”两个字来限定这里入选的世界文学名著，编者自然有自己的考虑和审美情趣。但最重要的着眼点是广大爱好“魔幻”小说的读者，因为唯有读者是使作品能够获得生命并能存流下去的根本，这对作者来说是如此，对选编者来说也同样如此。所以说，选编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只能是读者，别无其他！但，选编者极尽绵薄之力，最终奉献给你——尊敬的读者朋友这两部“魔幻”名著，是否能对你的“审美心思”，选编者心中一直惴惴然。不过略感欣慰的是，此番在文学汪洋中“捞选”和“筛取”“魔幻”名篇、佳作和精品的过程，编者深深领悟到“魔幻小说”带给自己的往往是难以言表的审美惊栗和愉悦，不由地会从心底发出一声欢呼：

呵！魔幻艺术世界，你有着两副多么魅力感人的面容啊！

“魔幻”并非文艺学上固定的概念，它是一个松散的自由搭配，所谓“魔”，实指“神奇”，或曰：“神秘和奇异”；至于“幻”，可指“变幻”、“幻化”、“幻影（景）”、“虚幻”、“幻术”……不一而足！而“魔幻”的组合却一下子道出艺术（含文学）王国奇妙无比、变幻多端的景象。这也正是魔幻世界之所以能呈现出两副面容的缘故。

你瞧，一个世界是佳木秀树，花林盛开；凤蝶翻飞，百鸟齐鸣，毛羽斑斓，光彩夺目；神灵仙秀，脸庞娇媚，灵眸漆黑，纤臂如雪，巧笑嫣然，妙相可爱；整体气氛充满画意诗情，甜香四溢，天籁盈耳，鲜花悦目，一派和美幸福……

你再瞧，另一个世界鬼氛妖雾，乖张怪诞，色彩刺目，恐怖痉挛，灾难噩梦，疯狂暴怒，神秘难测，群魔乱舞，鬼怪跳梁，古堡幽灵，妖婆巫师，黑夜沉沉，死尸复活，毒气熏天，人间地狱，苦不堪言……

一个世界，两副面容，相辅相成，变幻无穷，妙趣丛生，或精神飞升，或心灵战栗，或陶醉于精赤雪白的美人酥胸，或昏倒在眼红牙绿鹰鼻猴脸的巫婆的“石榴裙”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魔幻”小说，似应称为“神魔”小说更为贴切和恰当些；但“魔幻”已约定俗成，故可沿用耳。

在包罗万象、从古到今的世界文苑中，“魔幻小说”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而且源远流长。但一般性的探讨世界文艺思潮流派的著述，甚至包括权威性的大百科全书如英国、美国、苏联、拉鲁斯（法国），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都把英国作家霍·沃波尔（1717—1797，又译：华尔浦尔）的《奥特朗托堡》（1764），视为最早一部哥特小说，而“魔幻小说”就与这种以恐怖、凄惨为特征的故事有渊源关系。但如对“魔幻”小说进行挖祖寻根式探讨，《奥特朗托堡》只能算是一个插曲或佐证。

《佛经》、《新旧约全书》、《古兰经》中已有神魔出现；

古印度和古希腊史诗以及其它民族的史诗性传说中，也早有神魔较量之事；

《一千零一夜》的神怪王国令人瞠目结舌；

至于中国，也不甘落他人之后：神怪的《山海经》、神魔的《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以及狐魔花妖齐上阵的《聊斋》，还有稀奇乖张的《镜花缘》……

最后，由各民族神话传说汇总而成的“神话海洋”，神魔两副面容呈现得更是多姿多彩。

所以说，“魔幻”小说这种独具审美惊栗感的体裁样式，在文学大家族中，其“血亲”关系之深远和复杂，可以想见。正因为如此，鬼神魔怪式的艺术品（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方会影响至深，流传至广，到如今依然受宠于广大读者。

这里收入的“魔幻”小说皆为上品杰作，有的在洲际间享有盛名，有的在世界各国广为传诵，脍炙人口。

爱伦·坡（1809—1849）是个世界级的大作家，公认为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除诗歌外，一生创作短篇小说约70篇，以幻想、恐怖、荒诞、仇杀等类为主。《厄歇尔府的倒塌》（又译《鄂榭府崩溃记》）、《大漩涡底余生记》、《黑猫》等，皆为世界恐怖小说中的精品。作者在《厄歇尔府的倒塌》中以凝练精当的文笔，把少女死而复活、骇人听闻的故事，渲染得阴森可怖，鬼气冲天，少女身披血衣兀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毛骨悚然的“审美刺激”，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大漩涡底余生记》里海水乌黑，浪花狰狞，悬崖高耸入云，荒凉凄怆，而被卷入大漩涡的水手，亲眼目睹漩涡吞噬人的威力。《黑猫》中的猫是只独眼兽，它“诱惑”主人公“我”杀妻藏尸（把尸体砌在大墙里）；故事说明人的心灵一旦被阴暗如黑夜的东西所侵占，他会干出何等可怕的勾当！《红死魔的面具》中的“红死”（出血致死）是一种象征，是“天主”派到人间惩治那些通宵达旦放荡无度的人们的“杀手”。小说的色彩刺心伤目，红蓝紫绿，令人神经痉挛。你想读血淋淋的复仇故事吗？——请看《一桶白葡萄酒》，你将进入阴森幽暗的墓冢，看到被欺辱的小民如何对高贵的老爷进行报复，很是痛快！

E·T·A·霍夫曼（1776—1822）在海涅心目中并不是个真正的浪漫派小说家，但在德国乃至欧洲和世界文坛上，却有“可怕的霍夫曼”以及“魔法师霍夫曼”的美誉，因为人们甚至会相信他是个“招魂术者”，能看见幽灵，等等。

霍夫曼实为德国后期浪漫派重要诗人，但又长于创作神魔鬼怪恐怖小说，但他的这类作品又不像爱伦·坡式的纯恐怖、纯荒唐、纯

复仇，就是说社会性淡薄稀少，而正如海涅所说“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海涅选集》第113页）

海涅的论述涉及到霍夫曼小说创作上根本性的诗学原则：如何把精神（心灵）王国的奇妙境界和冷酷丑恶的现实相结合，如何把神魔鬼怪的幻象与琐事如流的日常生活共混糅，从而创造出一个既有某种社会批判色彩又有瑰丽如仙境、怪诞如魔界的艺术新天地。诚如米兰·昆德拉的精彩分析：“成功地将这些灰暗的反诗意的材料变成吸引人的小说……”（《小说的艺术》第111页）换个表达方式：化“反诗意的材料”之腐朽为神奇，这就是霍夫曼的艺术天才之所在。而神奇即魔幻。霍夫曼笔下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在其两篇妙品——《金罐》和《侏儒小查赫斯》中呈现得最为鲜活明丽。

《金罐》——大学生安塞尔姆急火火走在大街上，不小心一脚踢翻了巫婆的苹果筐，从此他灾星高照，厄运连连，万事别扭。不久他来到易北河树下望天长叹，不期和正在树上玩耍的一条绿色金蛇的目光相遇，大学生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金蛇仙女。但大学生的灵魂是双重的，他同时还爱着一位世俗少女；于是仙子和民女两个形象占据他的心头，令他日夜难宁。仙女最后占了上风，大学生娶她为妻并拥有象征幸福与欢乐的“金罐”。小说中神魔两界的面容泾渭分明：以金蛇仙女为表征的世界到处是神幻般的浪漫，天堂般的欢乐；而眼红牙绿的巫婆则体现了噩梦般的灾难境遇。

《侏儒小查赫斯》——这是霍夫曼的一篇魔幻杰作，而且通篇洋溢着对德意志这个“动物王国”（马克思语）的辛辣讽刺、调侃和揶揄。至于“纯”艺术风格则是德国式的幽默，——冷峻过后留下的是思考。

一位贫苦农妇生下一个小怪物：大脑壳长得像土豆，胳膊腿像蜘蛛脚，说话时唧唧乱叫，不知所云。可怜的母亲把这个怪胎视为上苍对她的惩罚。他给小侏儒起名叫查赫斯。一次，农妇上山拾柴归来时在路旁草地上休息，小查赫斯爬出柴筐，偎依在母亲身边。时值仙子罗莎贝尔薇小姐路过此地，偶见侏儒，遂动惻隐之心。仙子用一双纤

手抱起他，并对他吹了一口仙气，然后又施以仙术——在他头顶中央留下三根火红的头发，这才飘然而去。母亲醒来发现她的小查赫斯不仅长了一头秀发，而且神清气爽，堪称小美男子！日后小查赫斯不仅读完大学，而且进宫为官，官至极品，——仅次于公国大公之下的第一大臣。

仙术无边，但被坏人所用，祸国殃民，罪不容诛。查赫斯一身仙气笼罩，干尽强梁之事。他仗着权势和靠山（大公）掠夺他人功劳、荣誉、劳动成果，甚至强夺他人之爱为己有。侏儒头上的三根红头发最后发出威力，竟使全国变为疯人院，但到头来群怒如潮，惊恐之余，他掉进澡盆里淹死了。

霍夫曼不是“软体类”（海涅语）艺术家。他在小说这个“个人想像的乐园（天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55页）里发现：魔幻般神奇的东西，原来与其近邻——世俗的现实紧密相联。这就是说，把“在官僚世界中所看到的奇幻……把一种具有深刻的反诗特点的材料，极端官僚社会的材料……改造成神话和从未见过的美。”（《小说的艺术》第111—112页）

霍夫曼的小说是神奇的魔幻境界与凡俗的市民生活和腐朽的官僚机制的绝妙的混合物。这也正是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之体现，而隽永的艺术魅力即在于把诗意的描绘与哲理性的深刻讽刺糅二为一。

这里收入的魔幻精品还有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嗜赌如命的赌客与超人的黑色命运之间的悲惨角逐；果戈理的《鼻子》——是“俄罗斯散文之父”除神秘主义短篇《地鬼》（女妖）外，又一篇爱伦·坡式的荒诞故事：脸上至尊无上的鼻子竟能失而复得，讽刺意味深长；还有契诃夫的《黑衣修士》——讲的是人的精神分裂，或自我迷幻致死的凄惨故事；另外还有库普林（1870—1938）的《小矮人》——弄巧成拙，本以为服药后能变得高大些，但事与愿违，小矮人竟然越变越小，微如尘粒，随风而去。库普林对反讽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还有索洛古勃（1863—1927）这位象征主义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的中篇《所罗门星》，主人公偶与撒旦相识，并神奇地驱使撒旦为他效命，为所欲为，殃及他人；故事荒诞，情节离奇，读之令人陷入沉

思：愚者当权，祸害无穷。

物质的现实世界可能是非诗意的，但不乏神奇元素；然而，现实一旦被魔幻化，神奇的世界会大放异彩，不过它基本上如海涅所说的不外两副面容——时而神幻为千娇百媚的美女，时而魔幻为面目狰狞的巫婆。

魔幻文学和魔幻艺术的产生、发展与流传，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灵（精神）上的需要。荣格说：“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心理学与文学》第124页）人们在如江河之流的日常琐事中生活着忙碌着活动着，往往很少有审美情趣的感受；于是人们进入另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如是一种神魔境界就更美妙了，因为其中有吸纳不完的诗意，或是魔幻般的浪漫，或是地狱般的恐怖，同样都是一种审美享受。

魔幻艺术（含小说）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讽刺艺术：它的‘真理’被隐藏着，没有被宣告，它是无法被宣告的。”（《小说的艺术》第129页）魔幻小说可容纳恶魔般的现实并对之进行讽刺和抨击，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的就是多才多艺的E·T·A·霍夫曼。所以，他的《侏儒小查赫斯》等作品可视为社会魔幻小说，以示与乌托邦小说、科幻小说相区别。

魔幻小说自产生之日起，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爱伦·坡的威力主要波及到英国作家群如笛福、司各特、拜伦、雪莱等。至于霍夫曼的魔力，几乎无人能与之相颉颃，他的影响遍及欧美文坛：爱伦·坡、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狄更斯、王尔德、陀斯妥耶夫斯基、华格纳……等等，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其魔幻之光的普照。

尊敬的读者，但愿你能喜欢我们选编的《外国魔幻小说》，并在阅读过程中能领略一下呈现在作品中的“奇异的黑色的美。”（米兰·昆德拉语）

于黑龙江大学“听雪楼”

1996年圣诞前夕

在从古到今包罗万象的世界文苑中，魔幻小说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并远溯流长。它独具审美愉悦和惊栗感的体裁样式，向身陷现实社会的人们展示了一个魅力无穷的魔幻世界。无论人们领略到的是美轮美奂的仙境，抑或是地狱般的恐怖凄惨，都会得到一种奇异的“黑色” 享受。

目 录

	序：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	谷启珍
1	金 罐	〔德〕E·T·A·霍夫曼 萧谷译
71	侏儒小查赫斯	〔德〕E·T·A·霍夫曼 李相玲 萧谷译
151	牌运亨通的赌徒	〔德〕E·T·A·霍夫曼 萧谷译
171	奥特朗托城堡	〔英〕霍勒斯·沃波尔 胡春兰译
244	弗兰肯斯坦	〔英〕玛丽·雪莱 胡春兰 侯明古译
370	黑衣修士	〔俄〕契诃夫 刘引梅译

金 罐

〔德〕E·T·A·霍夫曼

萧 谷 译

第一次巡礼^①

大学生安塞尔姆头顶上的灾星。

保尔曼副校长的保健烟丝。

三条金光闪闪的小绿蛇。

耶稣升天节^②那天午后3点钟左右，有个年轻人在大街上疾走如飞，穿过德累斯顿的“黑门”时，不小心一脚踢翻了一个装满苹果和饼点的篮子，货篮的主人是个奇丑无比的老太婆；苹果被踢得满街乱滚，流浪街头的野孩子们欢呼雀跃，跑过来抢吃苹果！听听丑老太婆一声惨叫，所有卖点心和水酒的小贩们上来把小伙子团团围住，用最恶毒、最肮脏的话把年轻人骂得懵头转向，羞愧难当，只好把可怜巴巴的小钱袋从腰里掏出来，老太婆一把抢了过去揣进自己兜里。人群渐渐散开。而当年轻人抽身而去的时候，老太婆冲着他喊道：“快跑吧！你这个魔鬼的儿子，不得好死，你早晚得落进水晶瓶里！”老太婆刺耳的咒骂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过往行人都驻足谛听，本来从四

① 拉丁原文 Vigilia 意为：（古罗马）夜间巡逻，此处指宗教庆祝活动期间的“彻夜祈祷。”译文为变通处理。——译注。下同。

② 东正教12大节庆之一，复活节后第40日举行欢庆活动。

处扬起的笑声，也戛然而止了。大学生安塞尔姆（他就是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丑女人咒语的可怕内涵，但他已决心加快脚步，尽快逃离对他一直围观的人群。逃跑时，他听到人们不断地重复喊道：“唉，可怜的年轻人！哎呀，该死的丑老婆子！”但令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个丑老太婆的神秘咒语，为大学生啼笑皆非的遭遇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人们无不对他表示同情，尽管从前并不认识他。女人们为他魁梧的身材和高贵的面容（尽管表情中蕴藏着一种愤怒）所动，从心眼儿里谅解了他；至于他的穿戴，根本谈不上时髦：青灰色的燕尾服，式样一般，做工极差，但他那条悉心爱护的黑缎长裤，别有韵致，不过与他的形体步态并不相称。

安塞尔姆跑到林基浴场的林荫道尽头时，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本应放慢脚步，可当他微微抬起眼睛，看到的依然是在他周围乱滚乱蹦的苹果和饼点；而从他身边走过的少女们善意的微笑，也好像是“黑门”口那帮人幸灾乐祸的一种反射。这时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拥向浴场，从里面传来一阵宗教音乐，人群的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可怜的安塞尔姆差一点儿哭出声来，因为他想在耶稣升天节这天过上一个真正的节日，他渴望享受一下林基这片乐土带给他的至高欢乐。真的，他确实想来半份咖啡，一杯罗姆酒，甚至能喝上双份啤酒，他真想美美地饱餐一顿，为此他多拿了一些钱。可是，祸从天降，丑婆娘的苹果篮子，使他失去了一切。什么咖啡，什么双份啤酒，什么音乐，什么花枝招展的少女，一切的一切，他梦寐以求的良辰美景，已成泡影。他步履蹒跚，沿着通向易北河畔的幽静小路走去。他来到一棵从残垣断壁中长出来的接骨木树下，坐在舒适的草地上，把烟斗装满保尔曼副校长送给他的保健烟丝抽起来。美丽的易北河在他面前泛着粼粼波光；对岸是壮美的德累斯顿城，它把洁净的白塔高傲地举向湛蓝的天穹；天穹下面是鲜花盛开的草原和苍葱翠绿的树林，在茫茫的暮霭中隐约可见重峦叠嶂起伏，使人想起遥远的波希米亚。但安塞尔姆神色忧郁，凝视着前方，口中喷吐着烟雾；终于他满腹的忧闷变成了有声的话语：“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了，我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历尽沧桑，饱尝苦难的！我不愿提及的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主显节

的豆粒王，也从未猜中过是单数还是双数，而且烤饼掉在地上时，总是油汪汪的一面先着地。我实在不想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了；我的命运真的好可怕啊：我违背群魔的意志，成了一名大学生，其实是个插科打诨的小丑。每次我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不是一下子弄上一些油渍，就是让一枚可恶的钉子给扎破，而向某夫人或达官显贵致意时，我的礼帽鬼晓得会飞到什么地方去，或是让我在平滑的地板上跌得人仰马翻。在哈雷的集市上，我不得不为打碎的坛坛罐罐赔上三四个铜板，因为我觉得好像魔鬼附体，带着我直接向那些坛罐撞去，我真的成了一只田鼠？我有哪一次能准时去上课，或去赴约会？即使我提前半小时出门也是白费劲，因为我站在门口按门铃，就有一个魔鬼把澡盆的水扣在我头上，要不就和正从里面走出来的先生撞个满怀，结果我不是迟到，就是卷入纷乱如麻的纠纷之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那些有关未来幸福的梦想，在哪儿啊？我的梦想是成为机要秘书！唉，我的灾星却使那些支持者和我作对。我很清楚，我是副校长保尔曼介绍给枢密顾问的，而他讨厌剪短发的人；理发师煞费苦心，把小发辫系在我的后脑勺上，但糟糕的是，我向他鞠第一个躬时，辫绳就挣断了；而那只快活的莫普斯小狗，跑上前来把我闻了个遍，然后神气活现地叼着我的小发辫去见枢密顾问。我惊恐万状，急忙去追赶它，一下子撞到他边工作边用早餐的桌子上；于是杯盏、碟盘、墨水瓶、砂盒，都呼啸飞将起来，而巧克力和墨水洒满了刚刚书写完毕的秘密报告。‘先生，您疯啦！’——火冒万丈的枢密顾问大喝一声，接着把我推到门外。还能谈什么升迁，还能谈什么副校长保尔曼答应过的缮写员的职位？我的灾星对我紧追不舍，处处和我为敌。就说今天吧。我本打算好好过耶稣升天节，让我的心中充满欢乐。我本可以像任何一个别的客人那样，神气十足地喊喝一声：‘堂倌，请来双份的上好啤酒！’我本可以待到深夜，并能在打扮得花枝招展、漂亮无比的香艳姑娘群里厮混。我本可以变得勇敢无比，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而当那位姑娘问道：‘现在几点钟啦？’或：‘现在演奏的是什么？’我会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地站起身来，既不会碰翻酒杯，也不会让长条椅绊着，

躬腰向前迈一步半，回答道：‘Mademoiselle，^① 请允许我告诉您，现在演奏的是《多瑙河风流女》^② 的序曲’；或答道：‘现在刚刚打过6点。’世人有谁会把人往坏处想呢？不，不会的，姑娘们会彼此狡黠地微笑着，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会向她们证明，我以潇洒而高贵的风度周旋于贵妇之间。就是这个该死的魔鬼让我撞翻了该死的苹果篮子，如今不得不孤零零地抽着保健烟丝……”

大学生安塞尔姆发自内心的独语被一阵奇怪的窸窣声和沙沙声打断了，声音来自离他不远的芳草地，不久，声音传到接骨木的树枝和树叶上。他当时就坐在树下面，像是晚风吹动树枝簌簌的声响，又像是小鸟儿在枝叶间飞鸣时，小翅膀碰撞树叶的声音。蓦地传来一阵呢喃的低语声，花儿也好像发出水晶钟的铃铃响声。安塞尔姆凝神谛听，甚至连他自己也都不敢相信，窃窃私语和铃铃响声是如何变成隐约可闻的人的话语：

“往这儿，往那儿，在树枝之间，在花丛中，我们蠕动着躯体，或交扭在一起，或盘作一团，或上下悠荡。小妹妹，小妹妹！快快悠荡起来，让鳞体闪闪发光吧！快点儿啊快点，上上下下悠荡起来吧！——夕阳闪着金光；风儿在低语；树叶在窸窣作响；晚霞在消失；鲜花儿正在歌唱；我们频频吐着舌芯，我们与枝叶和花儿同声歌唱；天空的繁星放射出光芒；该是我们从这儿下去的时候了；我们蠕动着自己的躯体，我们交织在一起，我们盘作一团，我们在树枝上悠荡；姐妹们，快点儿吧！”

接下去是一阵阵令人神魂颠倒的话语。大学生安塞尔姆心想，显然，这是晚风在絮絮私语，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不过今晚，风儿诉说得更动人罢了。

就在这一瞬间，他头顶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水晶钟声。他抬头望去，看见三条金光闪闪的绿色小蛇缠绕在树枝上，把头伸向正在下山的夕阳。他又听到了同样的窃窃私语，三条小蛇在枝叶间上下攀缘；

① 法语：小姐。

② 系德国作曲家F·考艾尔（1751—1831）的歌剧。

当它们在枝叶间迅速穿行时，浓密的枝叶上泛出无数的祖母绿宝石般璀璨耀眼的光点。安塞尔姆心想：这是夕阳在浓密的枝叶上嬉戏。接着，水晶钟又响起来了。这时安塞尔姆发现有一条小蛇正把头朝他伸过来。他感到像雷击电打一样，浑身战栗，心魂荡漾，他一动不动地盯着上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娇媚迷人，正凝视着他，目光中充满着难以描述的魅力；一种从未有过的极度幸福感和深深的悲楚感交融在一起，撕裂着他的胸膛。烈火般的欲望使他一直盯着那两只娇媚迷人的眼睛，水晶钟奏出越发美妙绝伦的三和音，而祖母绿宝石放射出耀眼的星光。

接骨木树抖动了一下身躯，说道：“你躺在我的荫影下，我的芳香一直笼罩着你，可是你并不懂我的心。芳香就是我的情语，当爱情在我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

傍晚的和风飘然而至，并低语道：“我一直在轻轻地吹拂着你的头发，可是你并不懂我的心；微风吹动，这是我的情语，当爱情在我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

阳光穿过云层，发出火焰般的话语：“你沐浴在我金色的光焰之中，可是你并不懂我的心；热情，是我的情语，当爱情在我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

安塞尔姆越是凝视着那两只梦幻般美丽的眼睛，他的艳慕之情越发强烈，他的欲火越烧越旺。一切都在萌动，一切都活跃起来了，一种对欢乐生活的渴望复苏了。周围鲜花盛开，芳香四溢，犹如千百支长笛的美妙乐声；金红色的晚霞飘然而至，把笛声带往遥远的地方。但是，当最后一线阳光消失在重峦叠嶂的背后，夜幕降临大地时，从远处传来阵阵粗暴而急促的喊声：“唉，你们在那里嘀咕些什么？为什么还在窃窃私语？唉一嗨，是谁还在收集山后的阳光？你们已晒够啦，也唱得差不多啦！唉一嗨，快快穿过树丛和草地，穿过草地，钻进河水中！唉一嗨，该回家啦，该回家啦！”

不久，那喊声像天际间雷的余音，消失了，水晶钟声也戛然而止，发出阵阵刺耳的噪音，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安塞尔姆发现那三条小蛇，通体鳞光闪闪，从草上滑向河面；在窸窣声中消失在易北河里，

河面上泛起阵阵涟漪，随之升起一道绿色的火光，发出噼啪的响声，然后形成一弯火弓，向城市的方向飘忽而去，接着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次巡礼

大学生安塞尔姆被人当成醉汉或疯子。游览易北河。乐队指挥格劳恩的雄壮咏叹调。康拉迪的开胃酒和卖苹果的青铜肤色的丑老太。

“这位先生大概是疯啦！”一个女人这么说。她和家人散步归来，停在路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开始仔细观察大学生安塞尔姆的一举一动。他正拥抱着接骨木树干，凝视着树的枝叶，口中不停地喊着：“噢，可爱的小金蛇们，请再展示一下你们身上耀眼的光泽吧！请让我再听一次你们金铃般的歌声吧！请用你们魅力无边的蓝眼睛再看我一眼吧！否则我会悲伤而死，或被欲火烧成灰烬！”说完，大学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用力绝望地摇撼着接骨木树干，但树木无动于衷。只能听到树叶哗啦啦的响声，像是嘲弄他的痛苦。“这位先生看样子真疯啦！”女人这么说道。可是安塞尔姆本人感到好像冷水灌顶，大梦初醒。这时他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是一个幽灵诱惑了他，使他成为茕茕孑立的孤身一人，并像疯子那样自言自语。他一脸羞愧，抬眼看看那女人，然后抓起掉在地上的礼帽，准备离去。这时，那家的男主人走过来，把抱着的婴儿放在草地上；他用手杖拄着地面，惊讶地看着大学生；然后把安塞尔姆掉在地上的烟斗和烟丝袋拾起来交给他，“先生，请不要再哭喊啦！天都黑了，真让人害怕；您心里不痛快，多贪了几口杯中物；现在你最好回家去睡觉吧！”安塞尔姆感到无地自容，只是连连唉声叹气。那位先生接着说：“好啦，天塌不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耶稣升天节多喝几杯也不是什么罪过，稀奇古怪的事总会有的。先生，您是未来的神职人员。嗯，如果您允许的话，请让我用点您的烟丝，我的烟丝袋早就空空如也了。”